

基于汉泰系词类型差异的泰国学习者“是”字句偏误研究

薛慧敏*, 杨哲华#

湖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北 武汉

收稿日期: 2026年7月13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17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31日

摘 要

“是”字句是现代汉语的核心句式, 也是泰国学习者习得难点。本文基于全球汉语中介语语料库, 以泰语三系词系统(เป็น/คือ/ใช่)为类型对比框架, 对泰国学习者“是”字句偏误进行系统考察。经检索, “是”字句偏误共6796条, 采用隔四取一法得到有效语料321条。研究发现四种偏误类型呈“误加 > 遗漏 > 误用 > 错序”格局: 误加集中表现为形容词谓语句中多余添加“是”, 与泰语pen的宽泛谓述功能直接相关; 遗漏以“是……的”句中“的”的遗漏及判断句中“是”的遗漏为主; 误用以“是”与“有”、“在”的混用为核心; 错序偏误最少。我们从泰语三系词与汉语“是”的类型对比视角解释了偏误成因, 并提出了分级教学及汉泰对比教学策略。

关键词

泰国学习者, “是”字句偏误, 全球汉语中介语语料库

A Study on Thai Learners' "Shi" (是)-Sentence Errors Based on Typolog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Thai Copula Systems

Huimin Xue*, Zhehua Y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Hubei

Received: July 13, 2026; accepted: August 17, 2026; published: August 31, 2026

*第一作者。

#通讯作者。

文章引用: 薛慧敏, 杨哲华. 基于汉泰系词类型差异的泰国学习者“是”字句偏误研究[J]. 现代语言学, 2026, 14(8): 1139-1150. DOI: 10.12677/ml.2026.148882

Abstract

The “Shi”-sentence is a core sentence pattern in Modern Chinese and a major difficulty for Thai learners. Based on the Global Chinese Interlanguage Corpus (GCIC) and employing the Thai three-copula system (เป็น/คือ/ใช่) as a typological contrastive framework,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Shi”-sentence errors made by Thai learners. A total of 6796 error entries were retrieved, from which 321 valid tokens were obtained through systematic sampling. The findings reveal a gradient distribution of error types: addition > omission > substitution > misordering. Addition errors predominantly involve the redundant use of “Shi” before adjectives, directly attributable to the broad predicative function of Thai pen (เป็น). Omission errors mainly consist of the omission of de in “Shi...de” constructions and the omission of “Shi” in copular sentences. Substitution errors center on the confusion between “Shi” and you as well as zai. Misordering errors are the least frequent. The study explains the causes of these erro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ypological contrast between the Thai three-copula system and Chinese “Shi”, and proposes graded instruction and contrastive teaching strategies.

Keywords

Thai Learners, “Shi”-Sentence Errors, Global Chinese Interlanguage Corpus (GCIC)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在现代汉语语法体系中,“是”既是表示判断的核心系词,也是多种句法结构的构成要素。学界对其本体研究已积累丰富成果:吕叔湘(1979)将其界定为判断动词[1],刘月华等(2001)从句法功能角度分为判断句、存在句及强调句三类[2],张和友(2012)进一步从句法语义结合角度提出了五类语义功能分类框架[3]。

国别化偏误研究视角逐渐受到关注,高秋霞(2017)、闫利敏(2020)对印尼、韩国、英美等国家学习者进行了“是”字句偏误分析[4][5]。柯伟智(2012)、娄婉娜(2018)、廖小丹(2022)、李默(2022)等针对泰语母语者的研究也有所涉及[6]-[9]。泰语与汉语虽同属汉藏语系,基本语序同为 SVO,但在系词系统上存在显著类型学差异:泰语拥有三个功能分化的系词——เป็น、คือ、ใช่,分别承担属性谓述、等同识别及确认与否定的功能,而汉语仅有一个“是”覆盖其大部分功能域。这种非对称对应关系使泰国学习者面临独特挑战,但相关系统性偏误研究尚不充分。

我们基于全球中介语语料库,筛选出 321 条偏误语料,采用张和友(2012)的语义功能分类框架[3],结合泰语三系词系统的类型对比,旨在回答以下三个问题:(1)泰国学习者“是”字句偏误呈现怎样的类型分布格局?(2)不同偏误类型在各语义功能类别上有何分布特征?(3)偏误产生的深层语言类型学成因是什么?在研究方法上,综合运用偏误率描述性统计、汉泰类型对比分析及偏误类型与下位句式的交叉分析。

2. “是”字句的内涵界定与分类

2.1. “是”字句的内涵

“是”字句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界定。狭义指由判断动词“是”构成的“主语 + 是 + 宾语”结构,

表等同、归类等语义关系。吕叔湘(1979)将“是”界定为判断动词[1], 朱德熙(1982)将其归为系动词[10]。广义则指所有以“是”为谓语核心或句法标记成分的句子, 包括基本判断句、存在句、强调句及固定格式等。我们采用广义理解, 理由有三: 其一, 上述句式均以“是”为核心构成要素; 其二, 各类句式中的“是”均承载判断或确认的语义内核——存在句中的“是”隐含存在性判断, 强调句中的“是”承担焦点确认功能, 均为判断义在不同句法环境中的扩展; 其三, 广义分类在《汉语教程》《发展汉语》《HSK 标准教程》等主流教材中已被广泛采用, 有助于学习者建立系统认知。

2.2. “是”字句的分类体系

学界对“是”字句的分类标准不一, 既有从语义功能角度出发, 也有从句法形式角度出发的下位句式细分。以下简要梳理主要分类方案。

2.2.1. “是”字句语义功能分类

Table 1. Semantic function classification of “Shi”-sentence
表 1. “是”字句语义功能分类表

代表学者	核心观点	分类内容
赵元任(1979)	主语 - 宾语关系划分	分为十类: 相等、类别、名词谓语中的省略、存在、强调、对比、让步、谓语重读、所有、后缀化用法
吕叔湘(1979)	“是”为动词, 表判断关系	将“是”的用法分为九类, 核心语义包括等同、归类、存在、特征、比喻等
周洪波(1992)	按判断功能四分	认同型(等同)、归类型(归类)、描写型(特征、描写)、说明型(解释、说明)
范晓(1996)	语义模式为“起事 - 动核 - 止事”	四种核心语义: 等同、归类、存在、领有; 此外还有比喻、特征、质料等特殊关系
金家恒(2004)	从句法语义二分	“是 + 名”句(表指别、等同、存现)与“是 + 非名”句(表等同、陈述、说明)
张和友(2012)	从核心义到边缘义	五类: 典型“是”字句(等同/类属)→准典型(指称化)→语义特异型(隐喻/转喻)→聚焦型(焦点化)→语气断定型(主观断定)

由表 1 可知, 学界对“是”字句的分类可从三个维度理解。从词性认定出发, 吕叔湘(1979)从核心义→边缘义的实际用法归纳出九类, 偏重实用性, 属工具书导向[1]; 赵元任(1979)分类最细, 涵盖语义、语用及句法等多维度, 但各类型逻辑边界不够清晰[11]。

从句法到语义的类型化整合方面, 范晓(1996)借鉴“三个平面”理论归纳为四种核心类型, 兼顾简洁性与解释力[12]; 周洪波(1992)的四分法逻辑清晰, 契合国际中文教学实际[13]; 金家恒(2004)按“是”后接成分的词性分类, 体现句法语义相结合的研究取向[14]。

从核心到边缘的认知梯度方面, 张和友(2012)借鉴认知语法和语法化理论, 提出核心义→边缘义框架, 将“是”字句的多功能性解释为一个从客观判断到主观断定的语义扩展过程, 为解释其语法化路径提供了理论支撑[3]。

2.2.2. “是”字句下位句式分类

“是”字句并非一个单义句式, 而是多义句式, 具有多种用法。我们参考张和友(2012)的分类, 结合语料库偏误语料, 将“是”字句重新分为判断义、存在义、描写说明义、解释阐释义和强调义五类下位句式[3]。如下表 2 所示:

Table 2. Subordinate sentence classification of “Shi”-sentences
表 2. “是”字句的下位句式分类

语义类别	结构形式	语义功能	典型例句	偏误易发点
判断义	X + “是” + N/NP	表等同或归类	他是学生	与判断谓词重复
存在义	处所 + “是” + N/NP	表某地存在某物	前面是树林	“是”代“有”
描写说明义	对象 + “是” + Adj/的	表特征说明	他的头是圆的	“是 + Adj”过度使用
解释阐释义	话题 + “是” + 缘由	表原因解释	他是因为生病	非强调语境下原因小句前误加“是”
强调义	“是” + 焦点 + 的	表强调肯定	我是昨天来的	框架遗漏或滥用

由表 2 可知, 五类“是”字句均以判断功能为核心语义基础。判断义表等同或归类, 结构为“X + 是 + N/NP”。存在义表某地存在某物, 结构为“处所 + 是 + N/NP”。描写说明义用于说明特征, 结构为“对象 + 是 + Adj/的”, 在汉语中使用范围相当有限, 通常仅出现在“是……的”结构中, 而泰语 เป็น + 形容词是完全合法的结构, 这一跨语言差异是泰国学习者“是 + Adj”误加偏误的直接成因。解释阐释义表原因目的, 结构为“话题 + 是 + 缘由”。强调肯定义有两种形式: “是 + 焦点 + 的”结构突出时间、地点、方式等状语成分; “是 + 主语 + 谓语”结构肯定事件真实性。五类句式虽语义功能各有侧重, 但底层均遵循“前项 + 是 + 后项”的三段式框架, 体现了“是”字句在判断功能基础上的系统性扩展。

2.3. “是……的”句的归属辨析

学界对“是……的”句是否应纳入“是”字句体系存在长期争议, 存在三种立场: 独立派以刘月华等(2001)为代表, 主张“是……的”应独立出来[2]; 归入派以杨石泉(1984)为代表, 认为“的”字短语充当“是”的宾语, 判断义不变[15]; 统一派以朱德熙(1982)为代表, 将“是”统一视为判断动词[10]。张和友(2012)将强调句义纳入五类框架, 属于纳入派立场[3]。我们亦采用这一立场, 基于三点考量: 一是以“是”为关键词提取语料, 排除“是……的”将导致大量语料偏离范围; 二是主流对泰汉语教材已将“是……的”作为“是”字句下位句式教学; 三是张和友(2012)的五类框架在功能分类及句法操作上具有统一性及可操作性[3]。同时需指出的是, 本文虽将“是……的”纳入体系, 但充分承认其在句法结构、功能特点及习得难度上的特殊性。在后续的偏误分析中, 我们将对“是……的”句进行单独标注及独立统计, 以便精确考察其偏误特征。

3. 泰语三系词系统与汉语“是”的类型对比

3.1. 泰语三系词系统

泰语拥有三个功能互补的系词, 准确理解这一系统是分析泰国学习者“是”字句偏误的理论前提。本节将从概念结构的角度对三个系词进行逐一描写。

3.1.1. 属性谓述系词 เป็น (Pen)

เป็น (pen)是泰语中使用频率最高的系词, 主要用于谓述句, 赋予主语某种属性或类别, 表语具有非指称性。pen 具有动词性, 可承载体标记, 能用于否定。尤为关键的是, pen 可用于形容词谓述前, 构成“pen + 形容词”结构。根据 Wongwattana (2015)的研究, 泰语 pen 的谓述范围涵盖属性、类别、状态等多种类型[16]。Pen 不仅覆盖了汉语“是”的全部判断功能, 还能直接用于形容词谓述的语境中——而这在汉语

中是不允许的或需要借助“是……的”框架才能实现。因此, pen 的使用域明显大于汉语“是”。

3.1.2. 等同识别系词 คือ (Khuue)

คือ (khuue)用于等同/识别句, 确认主语和表语之间的等同关系, 表语具有指称性。khuue 属非动词性系词, 不承载体标记, 否定时需由 ใช่ 替代为“mai chai”。Hedberg & Potter (2010)的实验研究证实, 泰语母语者在等同/识别句中对 khuue 的偏好(评分 5.97/7)显著高于 pen (4.45/7) [17]。

3.1.3. 确认与否定系词 ใช่ (Chai)

ใช่ (chai)在泰语三系词系统中扮演着特殊角色: 第一, 独立用于肯定性回应, 相当于汉语的“是的”; 第二, 否定式中替代 khuue 构成“mai chai”ไม่ใช่, 不是; 第三, 在强势肯定句中替代 pen 起强调作用。Jarattjarungkiat (2019)的研究指出, chai 在泰语系词系统中具有独特的语用功能, 是汉语“是”所不具备的 [18]。

3.2. 汉泰系词系统类型对比

基于以上描写, 可将汉语“是”与泰语三系词的功能对应关系归纳如下:

Table 3. Functional correspondence matrix of Chinese “Shi” and Thai copulas

表 3. 汉语“是”与泰语三系词的功能对应矩阵

功能维度	汉语	pen	khuue	chai	对应关系	偏误影响
属性谓述	有限	核心	×	限肯定	pen > “是”	误加(最大)
等同识别	核心	部分	核心	否定替代	“是” ≈ khuue	影响较小
存在表达	“是”/“有”分工	×	×	×	汉语特有	误用
强调框架	是……的	×	×	×	汉语特有	遗漏
否定形式	前加“不是”	mai pen	通过 chai	mai chai	否定方式差异	误用
肯定回应	是的	×	×	核心	chai 独立	无显著影响

由表 3 可知, 汉泰系词系统的核心差异可概括为“一与三”的非对称格局: 汉语一个“是”覆盖泰语三个系词的多个功能域, 且在“存在表达”及“强调框架”两个维度上发展出了泰语系词系统不具备的功能。在“属性谓述维度”上, 泰语 คือ 的使用范围远大于汉语“是”, 直接导致学习者将其迁移至汉语, 造成描写说明义误加偏误——这是所有偏误中占比最多的类型。在“等同/识别维度”上, “是”与 khuue 功能高度重叠, 迁移影响较小。在“存在表达维度”上, 汉语发展出了“是/有”的语义分化, 泰语仅有 มี, 导致“是”与“有”的误用混淆。在“强调框架维度”上, 汉语的“是……的”结构在泰语中没有对应, 导致框架成分的遗漏。此外, 否定形式上汉语以“不是”统一否定, 泰语则依据不同系词选择不同否定方式, 也引发了部分误用偏误。

4. 泰国学习者“是”字句偏误类型

基于全球中介语语料库, 以母语为泰语检索含“是”字的语料, 经隔四取一系统抽样和人工审查, 最终获得有效偏误语料 321 条, 参照鲁健骥(1994)的分类框架, 将偏误分为误加、遗漏、误代、错序四类, 并结合前文五个语义类别逐类分析[19]。因汉泰基本语序同为 SVO, 错序偏误最少(4 条), 故不做过多阐释。

我们将“是”字句的偏误分成误加、遗漏、误代、错序四大类, 各种偏误类型如表 4 所示:

Table 4. Overall distribution of “Shi” sentence error types of Thai students
表 4. 泰国学习者“是”字句偏误类型总体分布

偏误类型	条数	占比(%)	排序
误加	147	45.8	1
遗漏	103	32.1	2
误用	67	20.9	3
错序	4	1.2	4
合计	321	100	—

由表 4 可知, 偏误类型分布呈“误加 > 遗漏 > 误用 > 错序”的梯度格局。误加和遗漏合计占偏误总量的 77.9%, 构成泰国学习者“是”字句偏误的主体。

4.1. 误加偏误分析

误加偏误共 147 条, 占总计 45.8%, 即学习者在不需要使用“是”的语境中多余添加了“是”。我们依据张和友(2012)的五类语义功能分类框架, 对误加偏误进行了语义层面的再分类[3]。

Table 5. Distribution of semantic function types of overt addition errors
表 5. 误加偏误的语义功能类型分布

语义类型	数量	占比(%)	核心偏误模式	偏误方向	对应泰语规则
描写说明义	81	55.1	S + “是” + 很/非常 + Adj	过度使用	pen + Adj 合法
判断义	27	18.4	S + “是” + VP	过度使用	判断句强制用系词
解释阐释义	18	12.2	S + “是” + [小句/原因]	过度使用	pen 引介解释性成分
强调句义	12	8.2	“是……的”框架滥用	框架过度泛化	无对应框架
存在句义	9	6.1	处所 + “是” + 有 + N	“是”代有	统一表存在
合计	147	100	—	—	—

表 5 的数据揭示了误加偏误在不同语义功能类型上极不均衡的分布特征。以下对各类进行分析。

4.1.1. 描写说明义误加

描写说明义误加是所有偏误中数量最多的子类型。从语料来看, 偏误模式高度固定, 呈现出惊人的一致性。如:

- (1) *不仅是很方便。(不仅很方便。)
- (2) *阳朔是最漂亮。(阳朔最漂亮。)

此类偏误模式为: 主语 + 是 + 程度副词 + 形容词。汉语语法规则中, 性质形容词可以直接作谓语, 如例(1) (2), 不需要系词“是”。但泰语 เป็น 可用于形容词谓述结构前, 且使用频率远高于汉语“是”。泰语 เป็น 的谓述范围远大于汉语“是”, 这一差异是造成描写说明义误加偏误的根本原因。

4.1.2. 判断义误加

判断义误加表现为在已具备判断谓词的句式额外添加“是”, 或在判断句中存在成分冗余, 如:

- (3) *让她是当老师。(让她当老师。)
- (4) *把宋干节是作为是泰国的新年。(把宋干节作为泰国的新年。)

上述偏误反映了泰语判断句系词强制使用规则的迁移。如例(3), 判断句必须使用系词(pen 或 khuue), 而汉语的“叫”“当”“作为”等动词本身已具备判断义功能, 无需额外添加“是”。

4.1.3. 解释阐释义误加

解释阐释义误加表现为在引介原因、目的或解释性小句前多余添加“是”。如:

- (5) *吸烟是对健康有很大害处。(吸烟对健康有很大害处。)
- (6) *这是跟当时我所处的环境有关。(这跟当时我所处的环境有关。)

上述例句中的“是”均出现在引介原因或解释说明的小句之前, 如(6)中“跟……有关”是对“这”的原因解释, 此类语境在汉语中并不需要使用“是”。该偏误源于泰语系词 pen 可用于引介解释性成分的语法规则被迁移至汉语所致。

4.1.4. 强调义误加

强调肯定义误加表现为“是……的”框架在不需强调的语境中被滥用。判断是否需要强调的关键在于: “是……的”用于突出动作发生的时间、地点、方式、目的等状语成分, 其使用前提是语境中存在隐含对比。若仅为单纯陈述事实、不存在对比关系, 则无需使用该框架。如:

- (7) *我是第一次到福州的。(我第一次到福州。)

学习者在习得“是……的”框架后, 尚未能精确区分需要强调(有隐含对比)和不需要强调(纯事实陈述)的语用语境, 导致框架使用的过度泛化。

4.1.5. 存在句义误加

存在句义误加表现为用“是”替代“有”表存在, 如:

- (8) *在南京是很多。(在南京有很多。)

这“是”字存在句隐含排他性占据的语义特征, 即某处被某物完全占据, 而例(8)中的“很多”仅表示数量大、存在数量多, 并不涉及排他性占据。因此该语境应使用仅表单纯存在的“有”, 而非隐含排他语义的“是”。此类偏误源于泰语存在句统一使用 di(mii), 缺乏汉语“是”字存在句和“有”字存在句的语义分化。

4.2. 遗漏偏误分析

遗漏偏误是占比第二的偏误类型, 即学习者在必须使用“是”或相关成分的语境中遗漏了该成分。根据遗漏成分的不同, 可将遗漏偏误分为以下类型, 如表 6 所示:

Table 6. Distribution of subtypes of omission errors
表 6. 遗漏偏误的子类型分布

遗漏类型	数量	占比(%)	对应句式	遗漏成分	典型语例
“是……的”句中“的”遗漏	45	43.7	“是” + VP + 的	句末“的”	*我是昨天来
判断句中“是”遗漏	30	29.1	S + “是” + N/NP	判断动词“是”	*我泰国人
“是……的”句中“是”遗漏	10	9.7	是 + 状语 + VP + 的	句首“是”	*我昨天来的
合计	85	82.5	—	—	—

注: 另有 18 条涉及定中标记“的”遗漏及动词遗漏, 不属于“是”字句范畴, 故未纳入统计。

4.2.1. “是……的”句中“的”的遗漏

此类偏误在遗漏类型中占比最多。学习者能够正确使用“是”标记强调焦点,但普遍遗漏了句末的“的”。语例如下:

- (9) *我是昨天来。(我是昨天来的。)
- (10) *他是坐火车去。(他是坐火车去的。)

“是……的”强调句在泰语中没有对应的句法框架——泰语表达强调主要通过语调变化和前置话题实现,不需要“是”和“的”共现的框架结构。因此,学习者虽然能够意识到需要“是”来标记强调,但未能建立“是”和“的”必须共现的语法意识。

4.2.2. 判断句中“是”的遗漏

该类偏误表现为在必须使用“是”的判断句中缺少系词,如:

- (11) *我→汉语教育专业。(我是汉语教育专业。)
- (12) *她的梦想→一名女厨师。(她的梦想是一名女厨师。)

该类偏误源于泰语零系词规则的迁移。泰语判断句的系词使用受主语人称和语体的制约:在第一、第二人称以及指示代词充当主语的口语化判断句中,系词 *เป็น* 往往可以省略。例(11)中的主语为“我”(第一人称)、例(12)主语为指示性或话题性成分,在泰语口语中均倾向于省略系词。学习者将这一泰语口语中允许的零系词规则直接迁移到汉语判断句中,而汉语判断句无论主语的人称、无论语体正式与否,均不能省略系词“是”,从而产生遗漏偏误。

4.2.3. “是……的”句中“是”的遗漏

此类偏误与 4.2.1 形成对称——学习者能够正确使用句末“的”,但遗漏了句首的“是”,如:

- (13) *我昨天来的。(我是昨天来的。)
- (14) *我觉得泰坦尼克最好。(我觉得泰坦尼克是最好的。)

与“的”遗漏的较高比例(45 条,占“是”字句遗漏的 52.9%)相比,“是”遗漏的比例(10 条,占 11.8%)明显较低,说明学习者对“是”作为强调标记的意识显著强于对“的”的意识,更容易注意到需要“是”来标记强调,而句末的“的”容易被忽略。

4.3. 误用偏误分析

误用偏误指“是”与其他词之间出现混淆。根据混淆的具体方向,可将误用偏误分为以下类型:

Table 7. Distribution of confusion types of misuse errors
表 7. 误用偏误的混淆类型分布

混淆类型	数量	占比(%)	偏误方向	对应泰语	典型语例
“是”与“有”混淆	22	32.8	是→有	มี 统一表存在	*男的是很少钱
是与在混淆	12	17.9	是→在	มี 兼具“是”/在	*我是人文学院
是与成为/当/做	10	14.9	是→成为	เป็น 含转变义	*他会是导游
是会/能混淆	8	11.9	是→会	เป็นไปได้อ	*不及格就是留级
其他混淆	15	22.4	多种	多种对应	对/从/在于
合计	67	100	—	—	—

由表 7 可知, “是”误用偏误共 67 条, 表现为学习者在需要使用其他词语的语境中误用了“是”。其中“是”与“有”的混淆最为突出, 语例如下:

(15) *在南京大学我遇到了很多中国人, 也是很多外国人。(在南京大学我遇到了很多中国人, 也有很多外国人。)

(16) *你究竟是什么特长。(你究竟有什么特长。)

例(15)中, “也是很多外国人”是对前面“很多中国人”的并列补充, 意在添加另一类存在对象, 应使用“也 + 有”而非“也是”。例(16)中, “特长”是人所具备的能力属性, 应使用表领有的“有”(有什么特长), 而非表判断归类的“是”(是什么特长)。泰语存在句和领有句统一使用 *มี* 表达, 缺乏汉语“是”与“有”的语义分化, 学习者将母语统一模式迁移到汉语中, 从而在并列添加和属性领有的语境中误用“是”替代了“有”。处所表达中还出现了“是”与“在”的混淆:

(17) *我们是人文学院。(我们在人文学院。)

(18) *我现在是兰实大学。(我现在在兰实大学。)

此类偏误的成因在于泰语 *มี* 兼具“在”的处所功能和“是”的某些判断功能, 学习者在处所语境中难以判定应使用哪个词。

此外, 还存在“是”与“成为/当/想”等其他词的混淆:

(19) *我想是导游(我想当导游。)

(20) *最后她是我最好的朋友。(最后她成为我最好的朋友。)

两条例句反映了学习者对“是”与“当/成为”的语义区分把握不准。“是”表示恒常性的身份或状态判断, 而“当”及“成为”均带有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动态语义。例(19)中, “想”表达了意愿及未来的身份转变, “是”不具备这种动态含义, 应使用“当”; 例(20)中, “最后”提示了从之前到之后的变化过程, 应使用“成为”而非表静态判断的“是”。泰语中用于判断的系词 *เป็น* 本身兼具静态判断和动态变化的含义, 学习者受其影响, 将“是”的用法泛化到需要表达动态转变的语境中。

4.4. 偏误类型与语义功能的交叉分析

为了进一步揭示偏误的内在关联, 我们对偏误类型与语义功能类型进行了交叉统计分析。

Table 8. Cross distribution table of error types and semantic functions

表 8. 偏误类型与语义功能的交叉分布表

偏误/语义	判断句义	存在句义	描写说明义	解释阐释义	强调句义	合计
误加	27	9	81	18	12	147
遗漏	30	0	0	0	73	103
误用	22	17	0	15	13	67
错序	2	0	0	1	1	4
合计	81	26	81	34	99	321

由表 8 可知, 泰国学习者习得是字句的偏误与是字句类别存在如下关联: (1) 描写说明义偏误 81 条全部集中在误加类型 81 条, 无一遗漏或误用, 说明泰国学习者对描写说明义“是”的习得存在单向的过度使用倾向, 而非双向的混淆或缺失。(2) 强调义的偏误以遗漏 73 条为主, “是……的”框架中“是”或“的”的缺失构成了其核心问题。(3) 判断句义的偏误分布较为均匀, 误加 27 条和遗漏 30 条均有相当

数量,说明判断句义既存在“是”的过度使用也存在“是”的缺失。(4) 存在句义的偏误集中于误用 17 条,体现了“是”与“有”在存在表达功能上的混淆。这一交叉分布特征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汉泰系词差异的复杂性。

5. “是”字句偏误成因分析

基于前文对 321 条偏误语料的分类描写与统计分析,本节系统阐释泰国学习者“是”字句偏误的成因机制。

5.1. 母语负迁移

母语负迁移是泰国学习者“是”字句偏误最主要的成因。汉泰语在系词系统上的类型学差异构成了系统性偏误产生的深层根源。这一差异通过以下路径产生负迁移效应。

5.1.1. 泰语 เ็น 谓述范围的泛化

汉泰语系词最关键的差异在于形容词谓语句的结构。汉语语法规则中,性质形容词可直接充当谓语无需系词介入;而泰语 เ็น 可合法用于形容词谓述结构前,且这一结构在日常表达中使用频率极高。这一差异导致描写说明义偏误占比最高,且呈模式化:“主语 + 是 + 程度副词 + 形容词”。这一模式正是泰语 เ็น + Adj 结构的直接移植。

5.1.2. 泰语判断句系词强制使用规则的迁移

泰语判断句必须使用系词(เ็น หรือ คื),这一规则在汉语学习中被过度迁移至两类语境中。其一,当句中出现“当”“作为”等具备判断义的动词时,学习者仍额外添加“是”。其二,在典型的判断句式,如前文例(4),学习者对“是”的语义功能理解不够精确,导致成分冗余。这两类偏误均源于泰语“判断句必须显性标记系词”这一强制性规则的负迁移——汉语的“当”“作为”等动词本身已承载判断功能,但学习者在母语规则的驱动下,倾向于叠加系词以满足判断句的形式要求。

5.1.3. 泰语 มี 统一存在表达的干扰

泰语存在句以 มี (mii)统一表示存在及领有,缺乏汉语中“是”字存在句及“有”字存在句的语义分化。然而,泰语 มี 的语义特征囊括了以上两个范畴,学习者对这一语义分化缺乏认知基础,倾向于将“是”扩展至所有存在表达,这导致了误用偏误中“是”与“有”的混淆成为最突出的子类型。

5.1.4. 跨语言比较视角下的泰语特异性

将泰国学习者与其他非亲属语言学习者比较,可进一步确认母语负迁移的作用边界。在判断句遗漏方面,印尼学习者亦出现遗漏,但遗漏率高于误加率,与泰国学习者偏误方向相反,验证了母语系词参数的决定性作用:泰语强制用系词导致误加为主,印尼语常省略系词导致遗漏为主。在“是……的”偏误方面,日语、韩语学习者同样出现误加,说明该习得困难具有跨语言普遍性。在“是”与“有”混淆方面,英语、日语、越南语学习者此类偏误较少,确认为泰语特异性偏误。可见,描写说明义误加和“是/有”混淆中母语负迁移起决定性作用;“是……的”习得困难中母语负迁移仅为次要因素。

5.2. 目的语规则的过度概括

母语负迁移无法解释全部偏误现象。部分偏误,特别是“是……的”框架的误加和“是”与会/能/成为的混淆,无法从泰语规则中找到直接对应。这些偏误更宜从目的语规则过度概括的角度加以解释。

5.2.1. “是……的”框架的过度泛化

“是……的”强调框架的核心语用功能是在存在隐含对比的语境中突出时间、地点、方式等状语成

分。因此,当句子仅为单纯事实陈述、不存在对比语境时,无需使用该框架。学习者在习得这一框架后,将其作为默认模板扩展至不需要强调的语境,产生了如例(7)等偏误。该句中说话者仅陈述第一次到这一事实,不存在不是其他次数的隐含对比,应直接说“我第一次到福州”。这说明学习者尚未建立区分“需要强调”与“不需强调”的元语用意识,导致框架使用脱离语境制约。值得注意的是,该框架的过度使用与内部成分的遗漏形成了非对称格局,表明学习者经历了“先掌握框架轮廓,后精确化内部成分”的习得路径。

5.2.2. “是”判断功能的过度概括

学习者对“是”的判断功能形成了较为牢固的认知,但倾向于将判断义过度扩展到动态转变义中。表现为“是”与“成为/当/做”的混淆,如前文例(19)中,汉语中“是”表示状态的静态判断,而“成为/当/做”表示身份的动态转变。学习者对二者的语义内涵把握不够准确,在表达动态转变义时仍沿用“是”作为默认系词,这一过度概括反映了学习者“一个形式对应一个功能”的简化策略。

5.2.3. “是”字存在句规则的类推扩展

与母语负迁移驱动的“是”“有”混淆不同,部分偏误的根源在于学习者对“是”字存在句规则的类推扩展。学习者在习得“是”字存在句之后,将“是”在存在句中表占据的语义特征进行了过度概括,将其推广到仅需表示单纯存在的语境中。这一类推导致学习者产生如例(8)的偏误现象,反映出学习者对“是”字存在句和“有”字存在句互补分布的掌握尚未达到精细化程度。

5.3. 偏误成因的层级性与交互性

综上所述,泰国学习者“是”字句偏误的成因呈现层级性及交互性特征。从层级性来看,母语负迁移构成第一层级的解释力量——描写说明义误加、“是……的”句中“的”遗漏、判断句“是”遗漏、“是”与“有”混淆等数量最多的偏误,均可在泰语系词系统的类型学特征中找到直接对应,验证了Lado对比分析假说中“差异导致困难”的论断。目的语规则过度概括构成第二层级——强调句义误加、“是”与“成为/想”的混淆等偏误数量较少,主要集中在汉语内部精细区分的语法项目上,体现了“简化策略”的普遍特征。

从交互性来看,部分偏误无法归因于单一因素。如“是”与“有”的混淆,既可从泰语 มี 的统一存在表达解释,也可从目的语规则过度概括解释——两种力量并非互斥,而是交互作用:母语提供初始混淆倾向,目的语输入中的“是”字存在句示例则强化了这一混淆。

总体而言,母语负迁移在偏误成因中占主导地位,是首要成因;目的语规则过度概括约贡献15%~20%的可解释偏误,是重要但相对次要的成因;其余偏误可能涉及交际策略、教学输入、学习者个体差异等因素的交互作用,有待进一步研究。

5.4. 教学启示

基于上述偏误成因分析,提出以下教学建议。

第一,汉泰对比教学。教师应帮助学习者建立“汉语‘是’ $\neq$ 泰语‘เป็น’”的认知。例如首先制作对照表,呈现“是”与 เป็น 、 คือ 、 ใช่ 的对应用例;其次展示正误对比句并附泰语翻译,让学习者看到泰语 ใช่เป็น 的位置在汉语中须空缺;最后通过判断和改错题进行操练。

第二,分级教学。初级阶段通过正误对比引导学习者归纳“主语+很+形容词”规则,利用改错、选择、翻译题操练。中级阶段通过补全和还原练习强化“是……的”共现意识,并讲授“有表存在、是表归类”规则进行分化教学。高级阶段讲授“是……的”强调句语境条件,并通过句式转换和对“是/有/在”的综合诊断深化语用教学。

第三, 语料库诊断教学。从 GCIC 语料库按四大偏误类型各选取语例, 采用“发现 - 归类 - 总结 - 对比”四环节教学。课后布置标注式写作并互检。教师可编制诊断题, 通过正确率定位高频偏误域。

6. 结语

我们基于全球汉语中介语语料库(GCIC), 以张和友(2012)的语义功能分类为框架, 结合泰语三系词系统的类型学对比, 对泰国学习者“是”字句偏误进行了系统的研究[3]。主要发现如下: (1) 偏误呈“误加 > 遗漏 > 误用 > 错序”梯度分布, 误加及遗漏合计占 77.9%。(2) 误加以描写说明义为主体, 模式固定为“主语 + 是 + 很/非常 + 形容词”, 源于泰语 *ĕu + Adj* 的宽泛谓述功能迁移。(3) 遗漏以“是……的”句末“的”遗漏为首要子类型, 源于泰语强调框架的结构性空缺。

但也存在一定局限: 第一, 语料数量有限, 结论的普遍性有待验证。第二, 语料以书面语为主, 未能全面反映口语偏误特征。第三, 未对不同水平学习者的偏误特征进行区分考察。未来研究可扩大样本量并开展不同水平的对比分析, 补充口语语料以考察口语与书面语的偏误差异, 开展教学实验以检验分级对比教学方案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 [1] 吕叔湘.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 [2] 刘月华, 潘文娉, 故鞞. 实用现代汉语语法[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 [3] 张和友. “是”字结构的句法语义研究——汉语语义性特点的一个视角[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 [4] 高秋霞. 印尼汉语学习者“是”字句偏误分析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厦门: 厦门大学, 2017.
- [5] 闫利敏. 基于“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的韩国留学生“是”字句偏误及教学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苏州: 苏州大学, 2020.
- [6] 柯伟智. 语序类型学视野下的汉泰修饰成分研究[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2012, 10(2): 70-76.
- [7] 姜婉娜. 汉泰语存在句对比及教学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18.
- [8] 廖小丹. 泰国学生“有”字句、“是”字句习得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22.
- [9] 李默. 中高级泰国学生汉语存在句偏误分析[D]: [硕士学位论文]. 昆明: 云南师范大学, 2022.
- [10] 朱德熙. 语法讲义[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 [11] 赵元任. 汉语口语语法[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 [12] 范晓. 三个平面的语法观[M].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1996.
- [13] 周洪波. 表判断“是”字句的语义类型[J]. 安徽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2(4): 51-55.
- [14] 金家恒. “是”字句句法语义研究[J]. 黄山学院学报, 2004, 6(5): 84-86.
- [15] 杨石泉. 话语分析与对外汉语教学[J]. 语言教学与研究, 1984(3): 68-76.
- [16] Wongwattana, U.S. (2015) Complexities of Thai Copular Constructions. *Journal of the Southeast Asian Linguistics Society*, 8, 97-120.
- [17] Hedberg, N. and Potter, D. (2010) Equative and Predicational Copulas in Thai. *Annual Meeting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Berkeley, 6-7 February 2010, 144-157. <https://doi.org/10.3765/bls.v36i1.3908>
- [18] Jaratjarungkiat, S. (2019) Is the Copula /pen/ in Thai Meaningless? *Journal of Mekong Societies*, 15, 23-42.
- [19] 鲁健骥. 外国人学汉语的语法偏误分析[J]. 语言教学与研究, 1994(1): 49-64.